

漂泊少年艾芜

廉正祥
著

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
主编 傅光明

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
主编 傅光明

PIAOBO SHAONIAN
AIWU

漂泊少年——艾芜

廉正祥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漂泊少年——艾芜 / 廉正祥著. —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12. 8

(现代作家青春剪影丛书 / 傅光明主编)

ISBN 978-7-5336-6928-7

I. ①漂… II. ①廉… III. ①艾芜(1904~1992)——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86911 号

书名:漂泊少年——艾芜

作者:廉正祥

出版人:朱智润

责任编辑:王 骏

责任印制:王 琳

装帧设计:何宇清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(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, 邮编:230601)

营销部电话:(0551)3683010, 3683011, 3683015

排 版: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:(0551)5859480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开本:880×1230 1/32

印张:5.75

字数:130 千字

版次: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6-6928-7

定价:1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青春剪影出一首首梦的歌（代序）

傅光明

鲁迅《呐喊·自序》的开篇第一句话是：“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……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”紧接着，他回忆起儿时家庭从小康坠入困顿，这样的苦涩经历使他从中得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，继而要“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”。

从他睁开眼看世界，他便有了梦，很美满的一个梦——到日本，学医，救治像他父亲一样“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”。直到课堂上放映关于日俄战事的画片，“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”。

这个故事本身已具有经典性，不仅如此，相信凡熟悉鲁迅的读者更喜欢咀嚼接下来的这一小段文字，因为它是鲁迅作家梦开始的地方：“学医并非一件要紧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

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”

这时，他又开始做好梦了。从仙台辍学回到东京，他邀几位朋友一起办杂志，以期迈出文学的第一步。但这本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而叫《新生》的杂志，在策划中便胎死腹中，梦也随之转瞬即逝了。

因梦无法实现而带来的寂寞，一天天地长大起来，“如大毒蛇，缠住了我的灵魂了”。然后是无端的悲哀和驱除不尽的痛苦，而麻醉的最好办法是“使我沉入国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”，让生命黯然销魂，直销到“再没有了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”。

就这样，在蚊子多的一个夏夜，已蛰居北京，在绍兴会馆里百无聊赖钞古碑的鲁迅，迎来了一个老朋友。这位“偶或来谈”的金心异，便是正协助陈独秀编辑《新青年》杂志的钱玄同。聊天中，一段石破天惊的对话呱呱坠地，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经典的里程碑式的思想意象：
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

子的希望。”

由此，鲁迅发出来“狂人”的呐喊，《狂人日记》不仅成为小说家鲁迅的起点，更成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源头和丰碑。

可以说，鲁迅是在生命日渐消沉的时候才做起小说来！显然，是“五四”孕育出了鲁迅的新生，而鲁迅又给“五四”注入了别样的新鲜活力和深邃的思想光芒。那本在东京未出世就夭折了的《新生》雪藏起鲁迅的摩罗诗力，而一本在北京崭新的《新青年》却真的赋予鲁迅新的生命——文学的、艺术的、精神的、思想的不朽生命。

简言之，由一篇短短的《呐喊·自序》，已大致可以为鲁迅，同时也可把这样的梦影当参照，为许多现代作家，甚至为读者自己画一幅青春剪影了。

像鲁迅一样，世上所有的人，年轻时候都会做许多梦。醒来一个梦，再做下一个梦，有梦便有希望在，人生的过程就是不断做梦寻梦。当然，悲哀时，又会感觉一如鲁迅所说，“人生最痛苦的，莫过于梦醒来无路可走”。如果真的无路可走了，还是要做梦，回忆青春的梦。没有了梦，便只剩下了绝望。

这套书里的作家们，年轻时无不是有着一个又一个的梦。郭沫若像鲁迅一样，早年赴日本留学时，学的是医，后因受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和美国诗人惠特曼思想的影响，决心弃医从文；与郭沫若等一同发起成立“创造社”的郁达夫，留日之初，考入的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学部，后又改学过政治学、

经济学；冰心在写她的《繁星》、《春水》以前，就读协和女子大学理科，向往的也是日后成为一名医生。

然而，任何一个梦想的实现，都需要付出巨大的艰辛、努力。一个人的青春岁月，时常是苦恼与快乐相伴，信心又时常与茫然相随。正是在这个时候，已经长大了的青少年，会突然惊奇地发现，原来世间的事情是如此的复杂，连黑与白都有可能变得不明晰和不确定起来，无法一下子认定的事情越来越多。这些对于作家来说，却又是不可或缺的人生经历和体验。

无论他们在年轻时做过怎样的梦，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即读书、求知。他们大都有过在海外或留学，或进修，甚或流亡的经历；许多人至少懂得一门外语，像巴金、郁达夫、钱钟书、杨绛等。茅盾是在大革命失败后，流亡日本时，开始写作他的小说处女作《蚀》三部曲。巴金的小说处女作《灭亡》写于巴黎，这之后，写作一发不可收。朱自清在出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的前一年，曾在英国进修过语言学和英国文学，后漫游欧洲五国，才有后来写作的《欧游杂记》、《伦敦杂记》。艾青最初读的是艺术学院绘画系，后在赴法国勤工俭学时，边学绘画，边接触欧洲现代派诗人，最终成为诗人，而不是画家。在南开中学就开始参与戏剧活动的曹禺，初入南开大学，读的是政治系，转至清华西洋文学系才真正开始钻研戏剧，从古希腊的剧作家，到莎士比亚、契诃夫、易卜生、奥尼尔，孕育出了他的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。

每个作家都有藏在他的文学梦背后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对

于启迪我们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思想，都是难得的知识营养。通过这样的故事，我们知道，徐志摩最早没想过要成为诗人，他留学美国时，学的是经济，转去英国，是为了追随罗素，搞政治。当丁玲陷在生活的困惑之中，她做过画家梦，更做过电影明星梦。各自已有深厚的人生体验的川籍作家艾芜、沙汀，是在他俩相遇后，一起走上文学路的。从湘西走出来的“乡下人”沈从文，学历只到小学，经过人生的许多坎坷沧桑，矢志不渝，最终成就了自己的文学梦。

对于今天的读者，已经成为历史的他们，在这个“剪影”里构成了一组混着一个又一个青春生命泪与笑的梦的合唱。如果能够从他们一串串的梦里找到自己，相信你的未来不是梦！

2012年6月26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

目 录

第一章 寂寞的童年	/	1
第二章 水碗里的两根灯草	/	8
第三章 苦闷的学生时代	/	11
第四章 丧失亲爱的母亲	/	17
第五章 武侯祠景仰诸葛亮	/	23
第六章 想去南洋半工半读	/	27
第七章 流落昆明,红十字会打工	/	32
第八章 以“爱吾”为笔名写诗	/	39
第九章 新诗《流星》问世	/	45
第十章 青春的美梦	/	49
第十一章 办寒假义务学校	/	53
第十二章 读人生的大书	/	58
第十三章 走过“蜀身毒道”	/	64
第十四章 《南行记》人物	/	68
第十五章 去缅甸路上	/	74

第十六章	异国漂泊	/	79
第十七章	野人山中当店伙计	/	84
第十八章	见识大世界	/	92
第十九章	幸识万慧和尚	/	97
第二十章	在仰光开始文学创作	/	103
第二十一章	揭露械斗内幕	/	110
第二十二章	被驱逐回国	/	117
第二十三章	同安“听涛居”避难	/	120
第二十四章	闯上海文坛	/	124
第二十五章	向鲁迅先生请教	/	131
第二十六章	加入“左联”	/	138
第二十七章	被捕入狱	/	144
第二十八章	堕入情网	/	151
第二十九章	被迫出走山东	/	156
第三十章	《南行记》名扬中外	/	163
艾芜主要著译书目		/	170

清朝初年，湖广等地大批移民来四川，开垦荒地，复兴水利，使宋末元初被蒙古铁骑入川烧杀抢掠造成的人烟稀少、荒凉贫瘠的成都平原恢复了生机。湖北麻城孝感一户汤姓人家，也在这次移民中举家西迁，在距成都北门八十华里彭县与新繁县交界的地方，扎下根来，从事农耕。传了数代，汤家已成为有田产三百亩的大户人家。

清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五月初七日，距新繁县清流场二十华里路的乡下，紧傍两条小河的一座门字形的茅草院落里，响起男婴嘹亮的啼声。等候在院坝里的汤乾围老先生，手拈胡须，严峻的瘦脸上微微露出笑容。长子坤庸聪慧好学，若不是取消了科举制度，他说不定能考上秀才，光宗耀祖。现在，长房添丁，说不定，又是个读书的料子。汤老先生背手踱步，口里念念有词，为长孙想好了一个名字——道耕，韩愈不是鼓吹文以载道吗，就让长孙在文学之途上，不停地笔耕下去吧。汤老先生科场失意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长孙身上了。孙子的确没有辜负祖父的希望，饱读诗书，笔耕不息，日后成为中外闻名的大作家艾芜。

就像桑树叶子的叶脉一样，成都平原的沟渠纵横，终年流着都江堰的长流水。农民们在沟渠旁栽上速生的桉木树、水冬瓜树，还有芭茅，夏天看去像绿色的城垣一样。农民们都爱傍水畔居住，一家一户一个小院子，房前屋后栽上竹子，过不几年，茂密的竹林就掩住了农舍。清溪流水幽径斜，竹林深处有人家。这就是成都附近农村的典型写照。



汤乾围幼年丧母，在后娘当权的家庭中养成孤僻冷漠的脾气，对儿孙也难得有好脸色。虽然是农民，可他从不下田耕种，把庄稼活委托给长年月伙，自己设馆教书。他那副庄重严厉的面貌，原本是监督学生的，却也永远留在家里。在祖父威严的眼光下面，小道耕不敢高声唱歌，不敢吹口哨，不敢嘻嘻哈哈，不敢蹦蹦跳跳。他只好躲在母亲房里，堆粗糙的木块子玩耍，或是翻看父亲的一些有图画的书。他最喜欢的事就是跟母亲去河边洗衣服。母亲背着吃奶的弟弟，拎着一竹筐要清洗的衣服，小道耕扛着一根又粗又长的捶衣棒，小脸通红，气喘吁吁，步履蹒跚地走在母亲身边，那么惹人疼爱。

道耕太害怕祖父了，所以，最喜欢跟母亲出外走亲戚，到外婆家做客。外婆家住在新繁县城南门外，距道耕家二十多里路。每次去外婆家，道耕就像过年一样高兴。这是一种别有情趣的旅行，母亲坐鸡公车（一种独轮小车），道耕和弟弟则坐在雇工挑的竹箩筐里，头刚刚可以伸在箩筐外面，一路上看风景。一行人要过一条大河，俗名兴隆堰，地图上标为湔江。道耕只见一片烟波浩渺的江水，从远远的地方流来，又向远远的地方流去，两头都望不到边，河两岸密密的竹林，就像一片片绿色的云雾。过了这条江，道耕最感兴趣的，就是田野里小河边的竹筒水车了。沟渠里的水冲着水车打转，车轮周围的竹筒就一只接一只地，将水舀起来，一一倒进田中。而道耕家乡的田地较高，不能用这样省事的水车，那要修成塘，套上马或牛拉动水车，才能提起水来灌田。

外婆家是失掉了土地的书香人家。道耕小小年纪，已经体会到外婆家破败寂寞的气氛。外婆常常带上母亲进城去，留下小道耕跟小姨守家。他一次次出外看母亲回来没有。





站在大门口，就可望见一华里路外一长排灰黑色的城墙，墙垛上露出黄色琉璃瓦的文庙，庙子附近耸立着许多柏树。在城墙东南转角地方，露出高高的魁星阁。小道耕一趟趟地出门望母亲，直至薄暮时分，一群群乌鸦哇哇叫着飞落在文庙附近的柏树枝头。文庙和魁星阁上头的天空，抹着落日的红黄色余光。这乌鸦叫声，这落日余光，使小道耕感到不安，母亲还不回来，莫非不要我了吗？他心头升起无可奈何的悲哀和凄凉。

母亲终日辛劳，洗一大家人的衣服，煮一大家人的饭食，还喂了一大群猪。她沉默地操劳家务，不声不响，手脚不停，抑郁的神情隐隐挂在脸上。小道耕大概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，也寡言少语，带点抑郁气质。他最喜欢母亲，一刻也离不得。家里他喜欢的另一人是祖母。道耕祖母的娘家，也是湖北移民，只是她家的读书人比较多，她的大哥和她的侄儿，得过秀才，她的弟弟中过举人。她自己认得很多字，能够背诵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。祖母常常教导道耕念些诗句，还常常给孙儿讲故事。只要看见祖母在庭前广柑树下面梳头，小道耕便高兴地端个小板凳，到祖母身边坐下，扯着祖母衣裳央求：“婆，摆个龙门阵嘛！”

于是，祖母就边梳头边给道耕讲故事，什么《安安送米》、《打鱼雀》、《魏小儿西天问活佛》。小道耕一会儿专心听，一会儿惊叫，一会儿难过得要流泪，一会儿欢喜得拍巴掌，这个敏感内向的孩子，完全进入了故事情景中去。在寂寞枯燥的幼年时代，祖母的故事好像奇异美妙的花朵，粲然开放在小道耕的心田，激发了他的形象思维。可以说，祖母是在他心里撒下爱好文学的种子的播种人。

在家里不好玩，小道耕便跟着父亲到两三华里路外的小学，去看人家读书。学校是乡下的庙子，雅名翠云山，又叫高庙子，庙里供着泥菩萨的大殿，就做教室。父亲也叫小道耕跟学生们一样，规规矩矩地坐在一个座位上，不许随便走，还常把教科书放在小道耕面前，让他随便翻看里面的插图。插图看熟了，小道耕又猜图书旁边的文字。有学生在旁边念，时间长了，道耕自己也认识书旁边的字句：“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。”

春天的成都平原，就像书上诗句描写的那样美。平原上没有山，小道耕特别喜欢爬学校所在地高庙子的土包子。平时走路，只觉得金黄色的油菜花高过头，碧绿的麦苗拂着脸，踮起脚尖，也望不远。而今登高一望，一朵朵油菜花变成一大片好看的黄缎子，一株株麦苗变成了一大片绿色的地毯，有时，还能望见平原西边露出一条带状远山，洁白明亮，那是杜甫诗里描写的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的大雪山吗？站在高高的土包上眺望风景，小道耕的心飞向田野，他真想变成一只小鸟，自由自在地在蓝天飞翔。

待到让道耕正式念书的时候，他却厌倦起学校生活来。有时，他要小心眼，吃早饭时故意“绝食”，想把读书的事情赖掉。父亲吃好饭，强行拉他出门，他就嚎哭着，躺倒在田里的龙须菜上。母亲赶紧上前哄他，还把家里不常吃的豆腐乳，拿给他下饭。小道耕这才含着泪，草草扒上两口饭，很不情愿地跟着父亲去学校。

在道耕念完初小第四册的那一年，祖父跟四个兄弟分了家，得到汤家老院子，即曾祖父住的院子的一半。搬进老院子一年后，大约是1913年吧，父亲调到清流场的火神庙小学教





书。这正是道耕从九岁到十岁的年头，弟弟道安大约七岁，两兄弟都随父亲去火神庙小学念书。由于四年级人多，教室里没有空座位，九岁的道耕与那些十七八岁的学生一比，年纪相差太远，老是怕兮兮的，便只好留在父亲任教的三年级。重读三年级，道耕不在乎，他常常渴望的，倒是星期天和节假日，好跟小伙伴们打起光脚板，到花红草绿的田野去玩耍跑跳。祖父和父亲科场失意，对读书这一道，早已厌倦了，任由道耕去放野马，也不管束他。倒是母亲，很重视儿子的学业，每逢儿子报告了功课进度和成绩，她便喜不自胜地说：“好！你不要做声，等下煮饭，我就煮个蛋给你！”

道耕班上，有个年纪比他稍大的同学，叫何秉彝，也是应该升上四年级的，也因没有空座位而暂留在三年级。何秉彝人很机灵，说话乖巧，讨人喜欢。他能使老师严厉的脸上，泛起和蔼的笑容。所以，羞涩、不善言谈的道耕，便把他当成崇拜偶像。何秉彝功课也好，有一次，全班被一道数学题难住了，这时已升入四年级、只是自修座位还在三年级教室的何秉彝，却轻而易举地在黑板上演算出来了。

父亲在火神庙教书一年后，又被派到别处教书，路太远，道耕两兄弟只好跟随祖父读书。这时，祖父应祖母娘家聘请，去做家庭教师。一年之中，道耕跟着祖父，读完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还通读完了《诗经》。读了古文，道耕并不懂，只觉得换了环境新鲜有味。祖母的娘家姓梁，住家院落很大，树木极多，有许多高大的柏树，还有一种叫百家子的竹子，都和果木园子连在一起。道耕和表兄表妹们，常在课间休息时，走进园林或小竹丛中，寻找鸟窝，偷取窝里的鸟蛋。有时，祖父有事，放他们半天假，孩子们跑到院子后面，下到竹篱

边的沟中，捉螃蟹，捞鱼虾，溅一身的泥水，其乐陶陶。

道耕的大表兄梁式武喜欢看小说，道耕凑过去跟表兄一道看。一本残缺不全的线装《三国演义》，是道耕读的第一本小说。

第二年正月间，清流场举行每年一次的木敞会。小道耕跟大人去赶会的时候，对精制的小刀、好看的万花筒都不感兴趣，眼睛只盯在那些从成都贩来的洋书摊子上面。在那众多的印刷精美的书中就有《三国演义》，是用洋纸印的，每本前头都有好看的插图，比原先看的木版《三国演义》，更显得好看。道耕把过年积攒的压岁钱，全部拿出来，还是买不起这部《三国演义》。他央求父亲和叔父们帮助，可谁也不肯掏腰包。道耕很难过，只好将身上的钱，买了一部小本头的《七剑十三侠》。从此，他踏进独自看小说的阶段，不再缠着祖母讲故事了。这一年，道耕十一岁。他读小说不光是读过就算了，还在无事的时候，或者晚上不想睡觉的时候，低头默想故事里面的人物，想象自己也成为书中的人物，在人家屋瓦上头身轻如燕地飞跑，或者骑着千里马，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奔驰。母亲见儿子常常发呆，很是担忧，便把书藏起来。这也没有用，道耕仍然在心里悬想那些故事和人物。

道耕的堂曾祖母一家人，大都吸食鸦片烟。年年卖田产。到后来竟连老家及附近的田地，也都要出卖了。汤姓的族人，不忍他们的祖业变成异姓所有，就劝汤乾围买下。祖父用历年节余，外加借贷一笔钱，把这座院落和田地买了下来。新买的院落和道耕家原来的住宅，相距三四华里路，位于彭县地界，老院落属新繁县管。道耕一家跟四叔一家都迁进新院子去居住，变成彭县居民了。父亲还在新繁教育界服务。父亲



教书学校离家远，道耕和道安不能随父亲去念书，便被托付给离家不远的三兴寺小学。只是，三兴寺小学又没有四年级，道耕只好又读三年级。正好，功课不吃力，他便大量读小说。他的一位亲戚，按辈分该叫三爷的借给他《七侠五义》、《小五义》、《续小五义》、《西汉》、《东汉》、《说唐》等等。道耕入了迷。在老院子来回接送祖母的时候，也手拿小本头的书，一面慢慢地走，一面慢慢地看。有时候，脚踩虚了，一跤跌在田里头。祖母听见孙儿跌倒的声音，便要回头惊惶地问：“你跌到哪里了？”小道耕一下子跳起来，拍拍身上的泥土，嘴硬地说：“没有跌着，一点也没有跌着！”说完，又抓起书来看。祖母真担心孙儿读书读痴了。

